

唐山之好 唐山之美 唐山之新

古迹览胜

我家就在滦河桥边住（上）

本报记者 杨盛东



“我小时候,常和伙伴去老桥上玩,走在厚厚的松木板上,看下边的河水急急地向南流,忒有意思呀;冬天的早上,躺在被窝里,我能听见桥面传来哒哒的马蹄声,桥上有霜,那马蹄的声音忒好听的啊……”75岁的韩学武,如数家珍地向记者讲述着他与滦河大铁桥亲密接触的往事。韩学武是滦州老站村人,他家的三间平房,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滦河大铁桥只有约20米。

日前的一个下午,记者驱车来到滦河边的大铁桥旁,只见三代铁路大桥(桥基)在45米内并肩跨河,最南侧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一号老铁桥在艳阳中显得厚重沧桑,最北侧二号桥的桥基默默

浸于缓缓流淌的河水中,建于2001年的三号新桥则时尚繁忙,时有列车驶过。老铁桥西引桥两旁长满树丛,其中以桑榆为多,花生米大小的桑葚在微风中轻轻晃动着,水鸟的啁啾声回荡在开阔的河面上。蓝天白云下,温柔的滦河水依次穿过三座大桥,仿佛穿过了中国铁路的百年历史。

已经成为文物与古迹的滦河大铁桥,坐落于滦州市滦州镇老站村东北约500米处的滦河主河道上,曾经是通往关外的咽喉要道,更是中国近代工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的诞生,凝聚了

著名工程师詹天佑的智慧。

据《唐山档案》记载:清光绪七年(1881年),开平矿务局雇用英国技师金达筑成了中国第一条自建标准轨铁路——唐胥铁路。10年后,当时的清政府为运煤需要,决定修建一条从唐山古冶至山海关的铁路。在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支持下,金达又受命负责修建古冶至山海关的铁路工程。其中最重要、难度最大的便是修建滦河大铁桥。滦河大铁桥工程曾相继被英、德、日工程师包工承建。但是滦河下游河宽水急,河床地质结构复杂,桥墩屡建屡塌,英、德、日专家多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詹天佑和英国技师金达都是修建这条铁路的工程师,眼看工期将近,而金达束手无策,焦急万分,无奈之下,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助手、31岁的詹天佑。

面对金达转嫁的难题,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临危受命,仔细研究了英、日、德三国工程师失败的原因,亲自勘测了滦河多处的水深、流速、河床地质等信息,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经过缜密勘查,詹天佑在吸取了中国古代先民造桥选址的经验之后,重新选择了桥址,把桥墩改建在西岸横山与东岸武山山脚的岩床上,而且大胆采用了“气压沉箱法”来建造桥基。所谓“气压沉箱法”,就是设置一个密不透水的工作室,如同有顶无底的巨箱,倒置陈放于河床上,顶盖装有井筒和气闸,供人员和材料进出。灌压缩空气于箱中,使箱内空气压力与箱外河底水压同等,至箱内无水,河底露出,工人即可在工作室内开挖清理地基,灌注混凝土。沉箱靠自身的重量下沉,达到设计深度后,用混凝土填满工作室,从而建起基础坚实的桥墩。詹天佑一面采用机器操作,一面派潜水员潜入河底,互相配合操作,完成了打桩

任务。沉井基础全部用混凝土浇筑,墩身则因当时水泥需从国外进口,价格昂贵,故为石砌。这种方法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都极为先进。它有效解决了河床地质复杂、施工难度大等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坚实厚重、充满了力量感的桥墩在滦河宽阔的水面上一个接一个地竖立起来。

经过两年8个月的艰苦努力,1894年4月,中国第一座大型铁路桥——滦河大铁桥终于矗立在滦河之上。大铁桥由西桥头引桥、东桥头引桥和桥梁主体三部分构成,包括16墩、2座桥头、17个桥孔。桥面净宽分别为3.3米、3.27米、3.9米和4.5米不等,总面积2660平方米,全长670.6米,单行线铁路。由于桥窄无法错车,又是单行线,桥头桥尾都有交通部门的守桥人,双方有手摇直通电话,这端放行,那端等候,单方向分时段放行。

在修造滦河大铁桥的过程中,詹天佑遇到很多棘手问题,因为当时国内的施工设备比较落后,施工条件比较简陋,预算也不充足,加上原材料自给率低,很多难题集中摆在詹天佑面前,但都被“工程天才”詹天佑一一化解。一是将建桥基址由山口南移,尽管增加了大桥的长度,但因河面开阔,水势减低,使得打桩、立柱、运料、行船等工作得以进行;二是将长松木左右两侧锯成笔直平滑的光面,使长松木排成圆形,缝隙密不透水,得以淘净墩基,顺利立墩;三是桥墩浇筑就地取材,使用武山和榆山盛产的桩子石和台阶石,精心打制,使之严丝合缝,尺寸划一,节省了很多资金;四是从桥基西侧附近的偏凉汀行宫负责常年维修的专司水下作业的工役匠人中,获得一种俗名“万年牢”的用于水下垒石、和泥黏结的秘方,使砌筑巨型桥墩所用条石如胶粘合,铸为一

体,水冲不散,结冻不碎。

这是当时连接华北与东北铁路交通运输的关键节点。这一史无前例的突破,也成了世界建桥史上的一段佳话。大桥建成后,参加施工的约300人转入了当时筹建中的山海关桥梁工厂,成为我国制造钢梁的第一批骨干。滦河大桥的落成通车,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外国工程师对詹天佑赞赏有加,推荐其加入英国皇家工程协会,成为该会第一位中国籍会员。大桥的修建,也为詹天佑15年后修建京张铁路,特别是首创“人”字形轨道积累了宝贵经验。



母亲的眼泪

崔敬民

这段时间,经常梦到仙逝的母亲。朦胧的梦境中,母亲慈爱的目光,注视着我们,清澈的眼睛仿佛闪着泪珠,满是对儿女的爱。梦中惊醒,脑海里映出的尽是母亲对我们流泪教诲的场景。

母亲生于1932年深秋,19岁与父亲结为伴侣,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将我们姐弟六人抚养成人。那些年父亲常年在外出奔波,母亲独自扛起全家的重担。生活的磨盘虽在她脸上刻下沟壑,却也磨出了她骨子里的坚韧:勤劳里藏着智慧,要强中裹着温柔,善良与正直更是邻里公认。在我们的心目中,母亲是不轻易掉泪的,直到真正读懂她的眼泪,才明白她那坚强的性格下,藏着怎样滚烫的爱。

上世纪的三年困难时期,缺少衣食像块巨石压在每个家庭肩头。大哥、二姐、二哥挨肩出来,相差不过一岁。母亲出门挑水时,怕孩子们乱跑,便把绳子拴在小哥仁腰间,系在门插棍上,水井就在南门口,可那往返的几步路,藏着多少提心吊胆?在我上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全家吃午饭,大哥与二哥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口角,越吵越急,母亲怎么劝也没平息。情急之下,母亲号啕起来:“你俩这是干啥呀?知道我拉扯你们哥仁的时候有多难吗?你爸不在家,有困难我忍着;挨外人欺负,我也能受着;奶水不够吃,我掂对着不让你们挨饿,我也挺过来了,知道我出门挑水的时候,给你们仨咋弄的吗……”

“挑水拴儿郎”故事讲完的时候,母亲已经泣不成声:“吃苦我不在乎,有困难我也不怕,我唯一怕的就是儿女长大了不争气不成才,更怕你们哥几个心不齐、成不事!”母亲这一番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让在场的所有人立马鸦雀无声,陪着母亲一起落起了泪来。那天起,“长志气、求上进、心要齐”成了刻在我们骨子里的誓言。后来姐弟六人各自成家立业,遇事总先想起母亲那句话,再难的坎,攥紧拳头就过去了。

母亲含泪的教诲,于我更是指路的灯。1985年秋,我考上河北师大专科,心里总憋着一股不甘。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给家里写了封长信,满纸都是退学的念头。父亲念信时,母亲听着听着就落了泪,却没说一句责备的话,她哽咽着吩咐三件事:让父亲回信宽我的心,让大哥去石家庄看我,让二姐赶织毛衣寄给我。父亲的信里,细细描述着母亲落泪的模样,末了说:“你妈说,要强是对的,但更要看准了、走稳了。”大哥连夜坐火车来学校做我的思想工作,还给我买了我一直渴望拥有的军大衣。返唐前大哥重重地拍着我的肩膀说:“人生哪有一帆风顺的,能踏实往前走,就是咱妈说的争气。”再后来,我穿上二姐织的毛衣,毛衣的针脚密密实实,暖得像母亲的怀

抱。那眼泪里的疼惜,让我忽然懂了:母亲的眼泪,是上到父亲、下到哥哥姐姐们心中最大的软肋。

1996年夏天的一个周末,我还在县里工作。当时,省城来了几个同学,因为工作的因素,到了滦南老家。为招待好老同学,我带他们到沿海的杨岭去转转。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可能是吃海鲜不对付,加之喝了不少酒,继而连拉带吐,饭后被人送回了县城。二姐把消息告诉母亲,她立刻让二姐派车接我回胡各庄。一路颠簸中我又吐又闹,直到深夜才昏睡过去。迷迷糊糊间,脚心传来暖暖的温度,后半夜睁开眼,见母亲正跪在床边给我搓脚心,眼泪掉在我脚面上,温温的。“老三实在,待客哪能少喝酒?”她跟父亲轻声说,声音里带着后怕,“要是一个人在家出点事,我这当妈的可怎么过啊?”我鼻子一酸,想开口道歉,话却被眼泪堵了回去。母亲见我醒了,赶紧擦了擦眼,连声说:“醒了就好,醒了就好。”那眼泪里的牵挂,让我从此对酒敬而远之——不是怕醉,是怕再让她为我担惊受怕。

如今母亲已经远行,但她的眼泪总在我的记忆里闪着光。那不是软弱的泪,而是风雨里撑家的韧,是寒夜里护崽的暖,是教我们做人的诚。她用一生的坚韧告诉我们:日子再难,挺直腰杆就过得去;她用滚烫的眼泪叮嘱我们,家人同心,比啥都珍贵。每次想起母亲,我心里总是酸楚的,特别是她含泪的教诲,早已化作我们姐弟六人手里的接力棒,把勤劳、正直、团结、上进的家风传下去。这大概就是母亲最想看到的:她的孩子不仅长大了,更把她的爱,活成了照亮前路的光。



当众让我出洋相

巴蕾是我的女战友,也是我的老搭档。她1992年从郑州市入伍,比我晚当两年兵。在几个声音好的女兵中,我和巴蕾一起主持、播音的时间最长,配合得也最为默契。她活泼开朗,总是在人群中叽叽喳喳,特别显眼,尤其她鼻翼上的那颗和小米粒儿差不多的小黑痣,显得尤为俏皮,极具个人特色。

记得那年“八一”前夕,宣传队在礼堂排练文艺节目,巴蕾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当着大家的面儿,突然“发难”:“董虎艇,我出道题考考你呗?”“考我啥?”当着那么多男兵女兵的面儿,谁知道她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她咯咯笑着:“考你一个脑筋急转弯儿。”我心想:这有何

个夏天。小时候,家里日子过得苦,根本买不起毛巾被,再说农村人也没这么多穷讲究。1990年,我到了部队上,因为连队内务要求整齐划一,也没见有谁盖过毛巾被。我第一次用上毛巾被,还是当兵两年之后的事情。仲夏的一天,部队晚上要放电影,总机班的女战士小雪提前来电影队熟悉“影前幻灯”的稿子。她性格外向,快人快语,一见我宿舍床上的绿军被,眼睛瞪得铜铃大,一连用了仨问号:“你有病吧?大热天儿的咋盖这?不怕捂出痱子来?”我心里暗想:我脑子又没进水,怎么可能大夏天的盖棉被?其实,它只是床上的一个摆设而已,夜里随便找一条洗脸用的毛巾搭在肚皮上不就得了,可这种窘迫又不好明说。我当时年轻气盛,在女孩子面前虚荣得很,把颜面看得比啥都重要,只好嘴上硬撑:“天天忙得团团转,哪有时间进城啊?”她倒是个热心肠:“这好办,我帮你跑趟腿儿!”嘿!敢情她还认真了。这个大大咧咧的小雪,她也不动脑子想想,我哪儿有那么忙,还不是兜儿里的钱

女兵

董虎艇

难?巴蕾冲周围扮了个“鬼脸儿”,清了清嗓子,用她的河南口音不紧不慢地“考”我:“你有一艘轮船,可以容纳400人。船上有一个大副、两个二副、10个水手,还有一个翻译、10个厨师、15个服务员。另外,轮船上还有20个救生筏,350个救生圈。这一天,轮船在航行的过程中遇到了大风,好多人都掉到了水里头,其中有30个美国人、40个日本人。请问,这艘轮船的主人是谁?”

我一听就蒙了圈,这一大串人啊数啊,这是挖的什么“坑”?已然“笑喷”的巴蕾,又改用普通话,眉飞色舞,比画着,一字一顿,重复了两遍,我也没想出个所以然。巴蕾急得直跺脚:“你猪脑子啊?!”答案是董虎艇,是你!”“为啥?”直到这会儿,我还迷糊着呢。“我开头儿就不说了嘛,是你有一艘轮船!”想想自己刚才装腔作势掰着手指头冥思苦想、抓耳挠腮的窘态,我忍不住哈哈大笑,战友们也哄堂大笑。

调皮的巴蕾不光爱捉弄人,更对火热的军营有一份热爱之心。她从小喜欢戏曲,入伍后就发挥特长,苦学苦练各种唱腔技巧,就为了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们能听到自己的家乡戏。我深受感动,曾为此写过一篇《女战士巴蕾能唱14种地方戏曲》的新闻稿刊发在《解放军报》上。

一床毛巾被

我有一床毛巾被,迄今已经用了整整30

“没有空”?!我当时根本不晓得毛巾被的价格,好在刚刚收到一笔上季度的稿费,一共40多块钱,我一咬牙,索性“潇洒”地把全部家底儿一股脑都掏给了她。

没过两天,小雪拎着毛巾被兴冲冲来找我。她先是把剩余的十多块钱放在桌角上,接着瞬间抖开毛巾被:“快瞅瞅,好看不?”说实话,小雪真是有力气,这床毛巾被无论质量,还是色彩,都没得挑。我嘴上夸着“真好看”,可心里头却嘀咕,姑奶奶,这可是我一个月的津贴呀!就这样,我用上了平生第一床毛巾被。

之所以一用就是30年,当然最直接的原因还是这毛巾被质量好,当年这钱花得值!另一个原因,是它承载着我的记忆。这床毛巾被见证着战友之间纯洁而真挚的友情,和我们朝气蓬勃、健康向上的军旅芳华,这是值得一生拥有的精神财富。这床毛巾被是我参军之后,用自己的劳动所得添置的第一份儿“家当”,无论是从战士到军官,还是从部队到地方,它一直陪伴在我身边,随我转战南北,见证了我们的奋斗历程和生活足迹,用久了,难免有感情。这床毛巾被,我还会继续用下去!

有个外号叫“老嘍”

有一次和老战友王翊在微信里聊天,她告诉我一个只有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的秘密。她神秘兮兮地说:“你不记得了吧,在

她的戎装照就登上过军事杂志的封面。不仅如此,她还能歌舞善、能写会画,是个“才女”。到总机班的时间不长,王翊就凭借自己的才华,走进了戴龙卧虎、人才济济的旅宣传队,成为了一名文艺兵。那个时期,我已经提干,成了旅宣传科的新闻干事。但每逢宣传队有演出的时候,我作为“编外队员”,还是跟以前一样,负责节目的串词和主持工作。她就像一个“暖水瓶”,外表看似冷冰冰,其实“壶胆”里头热腾腾。她的善良、乐观、青春、阳光,深深地感染、打动着她身边的每一个人。她和众多的女兵一起,作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给那座绿色的军营增添了女性的柔情,以及她们的青春活力和蓬勃朝气。

徐志摩说:“让女人念念不忘的是感情,让男人念念不忘的是感觉。感情随着时间沉淀,感觉随着时间消失。”这话在我看来,并不全对。那些可爱的女兵,在三十年前的老照片中仍然青春靓丽,而现在早已奔赴五湖四海,走向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可我对她们的感觉和回忆依然那么真切而深刻。不管是她们用“脑筋急转弯儿”让我出洋相,还是好心帮忙花光我的生活费,这些场景,至今想来还是令我忍俊不禁,感觉就像发生在昨天。有首歌唱得好:“相逢是首歌,同行是你和我,心儿是年轻的太阳,真诚也活泼。你曾对我说,相逢是首歌,分别是明天的路,思念是生命的火。”亲爱的战友,期待与你们再相逢!